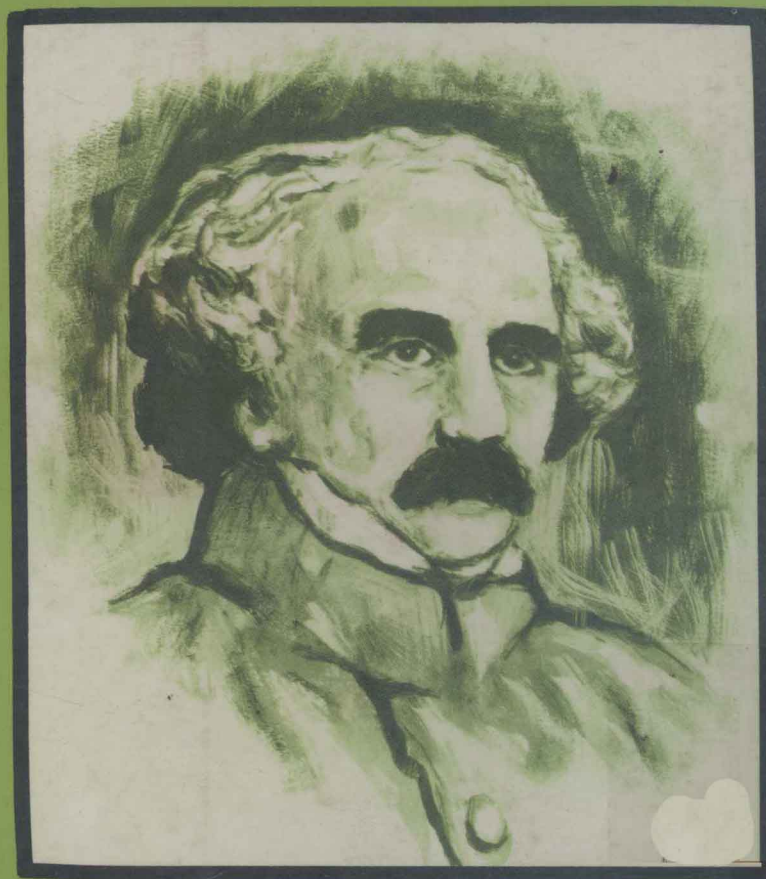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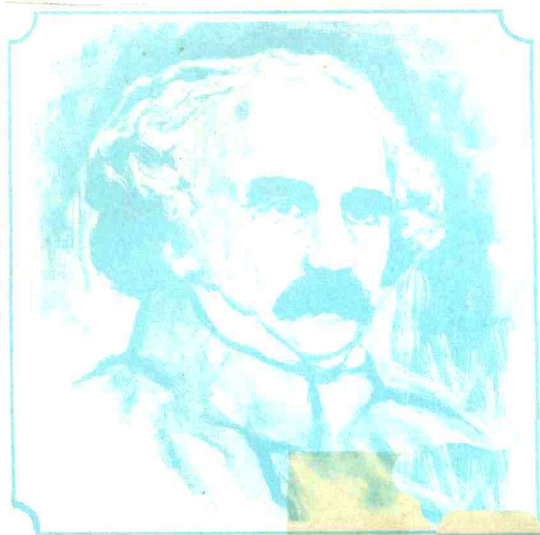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32

紅字

霍桑著





霍桑 著

遠景精選版

世界文學全集

— R32 —

紅 字

世界文學全集 R ③②

著 者	霍	桑
編 選 者	遠 景	編 輯 部
發 行 人	沈	登 恩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36 — 575 號 信 箱	
	郵 撥：1 0 2 2 2 1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門 市 部	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	
	電 話：3 9 4 — 1 9 6 0	
印 刷 所	優 文	印 刷 廠
	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 4 — 9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80 元	港 幣 13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3 年 3 月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70 年 5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霍桑和「紅字」

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是美國文學中最完美無缺的文學藝術家，而「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是西半球所曾寫作的最偉大的書。它不是相對地偉大，而是絕對地偉大；它在世界十五部最好小說中有它的地位。美國文學中有許許多多作品是第二流的也是第二手的，它們只在模倣的作品中纔超出了庸弱，在創意的作品中則覺得滿幅的生澀，所以我們應該記得，在「紅字」裏我們纔見到了一件藝術品，措意和設計是澈底地創新的，人性方面的啓示和說明是深刻的，歷史的背景是精確的，而它的作風則幾乎無可指摘。

霍桑，像赫吞^①稱呼他是「新英格蘭的鬼」；他出自一長串清教徒的祖先，以一八〇四年生於沙侖謨^②，在包多晉學院 (Bowdoin College) 畢了業，花了十二年孤寂的歲月在一間房裏學習寫作，和一個門當戶對的女子結了婚，而具有有時伴着藝術氣氛的那種羞澀和不可克服的沉默。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他具有一種不合時宜的天才；他是七月四日誕生的，等到他的至好朋友差不多都成了廢止論者^③的時候，他卻始終還是一個民主黨，又當愛默生 (Emerson) 宣言約翰·

① Laurence Hutton (1843-1904)，美國作家，曾任 Harper's Magazine 的主編。

② Salem，美國麻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一個城市。

布朗④曾使絞人架和十字架一般可紀念的時候，霍桑卻發議論道：「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公平地被絞殺。」

在他的新英格蘭和清教徒的基礎上，他又曾在歐洲居住了七年，一八六四年死去。

當他失掉沙倫謨稅關裏的職位時，他頹喪着回到家裏，告訴他的妻，說他的職業丟了，但使他驚異的，她竟歡歡喜喜的歡迎這一個報告，說道：「現在你可以寫你的書了。」「不過我寫書的時候我們靠什麼生活呢？」她的回答就是拿出了一點小小的積蓄，這是她從他交給她作家用的那一點微薄的每週薪工裏節省下來的。她告訴他，說她一逕都知道他是一個天才，又知道他不得不有閑空的那個時候是要到來的。

只一年功夫，他就作了這部「紅字」（一八五〇年），使他一舉成名。一八五一年德文的譯本出版及一八五三年法文的譯本。它已被譯成世界上一切主要的語言，已被改成戲劇，編成歌劇最近又得到了搬上銀幕的榮譽。

霍桑的背景是他首創的；這是一個憂鬱的灰色和褐色的背景，他的那些燦爛的人物在那上面映襯得非常鮮明。有一個陰影的地域是他全然據為己有的。這並不就是愛倫坡的那個鬼作了窟的地域，因為愛倫坡和霍桑雖免不得要被人家拿去作比較，但他們實在很少共同的地方。其間的差別就是物質的和精神的差別；愛倫坡是怪誕的，高調的感覺性的；霍桑是沉着的，深微的。我們讀霍桑就是經驗一種與其說是景物的變化，無寧說是氣氛的變化。

他的陰影的世界是十分現世性的；我們並不真正離開了大地。在他的創造物上面，懸掛着一

③ Abolitionists, 即主張廢止奴制者。

④ John Brown (1800-1829) 美國廢止奴制論中的傳教派，曾主張以武力廢止奴制，其說設。

「層幻想，詩歌，浪漫的薄幔，而我們從這種透明的，如遊絲的，銀灰色的，類似安得里亞·得爾薩托^⑤的畫上所籠罩的光一般的霧氣，看見他的人物。這種氣氛是絕不能「造作」起來的，但也絕不能從那故事脫離，猶之空氣不能從草上拔起一樣。

霍桑是一個理想的寫實主義者。他並不是一個浪漫的作者，像庫柏^⑥一樣；他的首要興味並不在於事變和冒險。但他無論如何不是像左拉那樣的一個寫實主義者，且也不像喬治·艾略特^⑦；或者屠格涅夫比別的任何作家都更像他。這是通過詩的中介而見的寫實主義。

那關於稅關（這個建築不幸在一九二一年燒掉了）的「楔子」，我想是大抵為調劑他自己的心境而作的。在這裏，他的挖苦的幽默找到了一個手頭現成的題目。那些點綴他的辦公廳的「坐板凳朋友」，很少疑心這個羞澀的人是在暗中觀察他們，且把他們儲蓄起來做文學的材料。在這些偶然的談話中，兩方面都暗暗懷着一種輕蔑，這是往往而有的事。霍桑的便利處就在有一個出氣孔。

除開敘述之中包含着強烈的人的趣味外，「紅字」又表現着清教徒生活的幽暗方面。那並不是它的唯一方面，因為生活雖在當時，也還走着它的習慣的路程。年輕的戀人在月光中互相親吻，像他們向來所做的一樣；而且必定也有一些輕薄相，否則為什麼會有這種手段來遏制它呢？但是清教徒生活之最顯著最鮮明的形態，照我們從比較寬弛的時代回顧起來，就是它的嚴肅性。我想吃苦最多的是兒童，因為在清教徒的制度裏是沒有地位給他們的。他們的成年的教師們，無疑

⑤ Andrea del Sarto (1486-1531) 意大利畫家。

⑥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美國小說家。

⑦ George Eliot (1819-1880) 英國小說家及詩人。

的會誠心贊許下面這種爲十八世紀一個德國道德家所推薦的教育法。

任何形式和一切形式的遊戲都必須禁止。關於這事，教訓兒童的法子，必須指示他們以一切遊戲的浪費和愚蠢。他們應該受引導，使之看見遊戲將要從上帝那裏分開他們的感情和心思，且除貽害於他們的精神生活之外將沒有別的作用。

時代變了。現在是整個家庭都以育兒室爲中心，其間就是權威的所在，兒童的欲願就是家庭的法律了。只要家境好，大概最受用的就是兒童。

清教主義的幽暗背景點燃了「紅字」的火。這本書的色彩就是它的設計的一個顯著部分。陽光和陰影在那溪邊的偉大景象上交互而作，在那裏，只要那被詛咒的字母一經離開了赫絲脫（Hester）的胸膛，青春和優美就會回復到她臉上，只有珠兒（Pearl）重新結上那符號的時候纔會消褪。珠兒自己，是熱情的孩子，也飛躍在那書的黑暗書頁上，像一隻漂亮的異域的鳥兒飛過一個陰鬱的天空。因爲，在那冷酷的社會裏，她是像熱帶的來客那樣屬於異域的，她所由來的國土，不但不會有人到過，且也不會有人提過。

秘密的罪惡繼之以公開的羞辱。她們各人的悔恨是不同樣的，但是各人都悔恨了。在一六七一年六月的新朴資茅斯（New Plymouth）殖民地地事中，我們見到凡姦淫被偵察者都被強迫

佩帶 A·D·二大寫字母，以布剪成，釘在袖上及背上；凡在本政府治下而發見其不佩此二字母者，當即施以逮捕，當衆鞭打。

這部小說不僅是清教徒生活的一個外表的研究——全書的精神基礎就是清教主義。罪惡的意識就是這部悲劇的骨髓。其中的四個人物被同一的任性行爲不可分解地連繫在一起。這一種罪惡

，多數人看得很輕，但自有歷史以來就成了粗俗諧謔所出的根源，而又是有些古代異教徒和有些近代小說家當作宗教崇拜的對象，如今在這裏，是用最深的紅色描畫着，描畫得必然要有成果。有許多人是猛烈對於他們認為刑罰的不公平而反叛的，因為有許多人嘗試在做生活的遊戲，而不服從生活的規則。

倘使做這書的是清教徒約那旦·愛德華^②，不是冷靜的藝術家霍桑，他也不見得能用更強力的文字來描寫罪惡。所以，據我的想法，霍桑當時還不如不加上那最後的一章，只消把牧師臨死時的懺悔和羣衆中的回聲來結束那書就好了。

佐治·烏德貝雷^③說，

這是一個無情的故事；那些人物都奇異地擺脫了自憐心，都把他們的命運認為應得而接受着；他們絕不饒恕他們自己，他們沒有顯出互相饒恕的形跡，甚至上帝的饒恕也被遺留在一種未來的陰影底下……一本缺乏光和愛的書，也許因其忠實於生活中的黑暗面而抓住我們；但在最高的意義上，這是一部虛偽的書。

我對於這樣一個批評家不願意表示異議，何況他在批評的見地之上又加上這麼確實的一重道德價值的意識。但在這裏，他卻不曾捉住要點。要回答他的主要論點，你就看見乞林渥斯（Chillingworth），要記得霍桑是往往用消極的方法表示一種觀念的。乞林渥斯本是一個平靜慈祥的學者，帶着一副研究家的無我的表情，後來卻變成一個惡鬼了；地獄統治了他了，他的眼睛閃耀

②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美國神學家和形而上學者。
③ George Woodberry (1855-1930) 美國著名批評家和編輯者。

着地獄的光燄了。這一種墮落是因復仇心的深刻的毒造成的；因為他不能夠饒恕，不能使自己自由。他的面孔因憎恨的慢性毒癌而變成一件非人的東西。

光和愛在那書裏並不是缺乏；籠罩在斷頭臺之上的是一種天國的榮耀。而烏德貝雷先生所不以爲然的「人物都奇異地擺脫了自憐心」，這豈不就是霍桑的最大勝利之一嗎？你就試想一想如今大多數的人——小說中或無或有的——都執着他們的「快樂的權利」，不管由怎樣的墮落去達到那快樂，也不管造成別人怎樣的苦痛。亞塔爾（Arthur）和赫絲脫卻是由嚴肅的質料造成的，正合他們所生的時代，正合他們的責任的意識，正合他們對於彼此的靈魂的尊重。他們是沒有那種自憐的陰險的脆弱了。

這部書的又一領導觀念，就是公衆尊重的喪失和私人尊重即自尊心的喪失之間的對照。赫絲脫是受着婦女所可能遭受的最惡劣的刑罰了——就是被衆人所棄。有些人說他們是不會在意別人的看法的，這話本來有些不容易承認，但即使承認他們說的話不錯，而倘若這樣的人在街上被人當作有惡病和傳染病一般規避着，便又怎麼樣呢？倘若每次出現於公共場合，便見小孩童羣相譁笑，便見舊相識趨避不遑，覺得這種被強迫的離羣索居，比牢獄幽禁更加難受，那又怎樣呢？而這就是赫絲脫所不得不忍受的，但是最惡劣的刑罰已經受過了；她是無論如何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她在街道上所吃的苦，多於在她自己房間的寂寞裏。在房間裏，她就得平靜了。

同那牧師比較起來，她是可嫉妬的。他是公衆的偶像。他聽見讚美他的聲音對他的面唱來，聽見那些崇拜他的區民說他的講道如何造福，跑到街上去到處都可遇到尊重的表示，而却有那「紅字」在他胸裏燃燒，他該感着怎樣苦痛啊！他的寂寞是多麼的難堪啊！

這部書又不僅是一種空靈的力的默示，並且那些主角的「肉體」也是表現他們的靈魂的。這

在乞林渥斯的場合已經指出來了；請想一想赫絲脫每次和亞塔爾會面時的思想怎樣不同，她的面色怎樣跟着這些不同的思想而變化；再請想一想那牧師，手放在胸上，他的身體因心火的燃燒而日趨消瘦，終至幾乎成了透明；再想一想珠兒那些荒唐的幻想，以及那些幻想怎樣反映在她眼裏。像這樣的表現，要使我們記起敦納^⑩形容一個青年女子的話來：

她的純潔而雄辯的血，

在她的面頰裏說話，且顯得十分分明，

竟使人幾乎可說，她的肉體會思想。

將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和霍桑的「紅字」來作一個對照，是有益的。他們二人是同樣細心的藝術家。「包法利夫人」裏，我們看見的一幅圖畫是墮落，以絕望而終。人生是沒有解決的。在「紅字」裏，我們看見罪惡和它的成果，終於得天上的光燭照。福婁拜對他的人物，除輕蔑之外再沒有別的，霍桑則對待所有的人都用着一副尊嚴。他對於他的人物並沒有顯示同情，如我們在狄更斯和塔刻立(Thackeray)身上所見的，但他們的命運深深感動。

這兩部傑作之間還有一個差別。福婁拜的興味在於罪惡的本身，因而不惜描摹到盡致。霍桑則只興味在心理上的成果。因而他故意將故事開場於犯罪之後，藉可全部集中在精神的和心理的結杲上。這是「下落的情節」(falling action)。

故事的進展是無懈可擊的。情節的展開像一朵花的花瓣那麼自然，毫不費力。在這一點上，霍桑是超越過巴爾扎克；因在那法國巨匠的作品裏，我們還覺得有些費力。至於這部書，則我們

⑩John Donne (1573-1631) 英國神學家及詩人。

見到一個自然的開場，自然的發展，和一個不可名言地動人的結束。哈代所下的小說的定義，說它應該是一個活的有機體，「紅字」便是一個例子。

威廉·來溫·費爾潑斯 ①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① William Lyon Phelps (1865——) 美國教育家及批評家，著有「小說家論」及「俄國小說家論」等書。此篇附載「近代叢書」本。

再版自序

作者以關於自己服官生活的一段隨筆來作〔紅字〕的楔子，曾在他周圍的上流社會裏引起了前所未聞的激動，這是作者覺得很是驚異，而且（如果他說出來不至於更得罪人的話）也很有趣的。的確，即使他燒掉那個稅關，而將最後一片餘燼拿別人以為是他特別懷恨的那一個可敬人物的血來澆熄，那激動的程度也未必更甚於此。這種輿論的非議，假如作者自覺是罪所應得的話，那是十分內疚的，所以他聲明，他實曾將那楔子仔細審閱，意欲將其中的差錯更改或刪除，並將人家認為罪狀的那一番戾氣竭力刪改。但是據他看來，那一篇隨筆的唯一可注意的特色，只有它的坦白天真的善意，以及他在書中所描寫的一般人物的深刻。至於敵意，或者任何種類的——私交的或政治的——惡感，這些動機是他全然不能承認的。這一篇隨筆，原也可完全省去，對於讀者不至有損失，對於本書也不至有損害；但既然寫了，他覺得以他自己的能力而論，是不能用再好再和善的精神寫了，而且也不能寫得更見真實了。

因此作者不得不仍將他這楔子一字不更動的重行刊出。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稅關

楔子

我生平不願意在家庭中或對知己的朋友侈談我自己和我的事情，但是一種對公衆宣布自傳的衝動却曾經兩次佔據了我，這是有點兒可異的。第一次是三四年前的事，那時我曾把我一個牧師古館裏的深居簡出生活描寫出來獻給讀者^①——這是不可原諒的，並且寬容的讀者和唐突的作者都想像不出理由來的。而現在——爲了我前一次過蒙謬寵，居然得一二人的過問，使我十分欣慰——我又攀留住讀者，來談我在一個稅關裏的三年經歷了。這是學著名的「PPP」，即本區牧師的榜樣，學得再忠實沒有的。但是講起實情來，好像牧師是隨風播葉子，作家則並不訴於那些將要拋開他的書或永遠不拿起他的書的多數，而是訴於那些比他的大多數同學或終身伴侶更能了解他的少數。誠然，有些作家是遠不止如此的，他們要專一對於那種感情思想上都能與自己同調的人毫無餘蘊地推心置腹，彷彿那一本書一經拋進了廣大的世界之後，便一定會遇到作者自己的性情分出的裂片，使他和它成了一種交流，因以完成他的生存的環境。然而，把所有的話都說盡

• 字 紅 •

①一八四二年，霍桑結婚之後，便到 Concord 地方的一個牧師古館 (Old Manse) 裏住了四年，著有 Mosses from an Old Manse 一書。

了，總是不合適的，即使我們並非說自己的話。不過，除非說話的人對於他的聽衆有了一種真正的關係，思想就要算是凍結，言詞就要算是啞默，那麼我們來設想一個朋友，一個雖不極親密却是和善而會心的朋友，在聽我們的談話，這是可容恕的罷；到那時候，一種天生的沉默既被這種同情的意識所融解，我們就可以訴說我們周圍的情形，或竟訴說我們自己，但仍要把最內在的「我」藏在它的帷幕的背後。在這樣的程度上，及在這樣的限度內，我以為一個作家就可以用自傳的態度作書，而不致侵犯讀者或他自己的權利。

還有一層也同樣可以看出，就是這篇關於稅關的隨筆是有着一種適當性的即文學中常可認識的一種，因它一方面是說明下文的一大部分怎樣爲我取得，一方面是證實那裏面所包含的記事之可信。這，事實上，無非因欲確定我是這本書中最冗長一段故事的編輯人的真正地位，而唯有這才是我對於讀者取得一種個人關係的真正理由。在完成這主要的目的時，我以少數餘筆來隱約描摹一種從未有過的生活模式，以及一些在這生活中活動的人物（作者自己也適然是其中的一個，）我覺得是可容許的。

在我的故鄉沙侖謨，半世紀以前，當老德被王的時代，曾有一個熱鬧的碼頭，不過現在只堆積着一些已經腐爛的棧房木屋，很少或竟絕無一點商業生活的徵候了，只除偶爾有隻把小帆船或兩桅船，淒淒涼涼的離開一段路外卸落牛皮，或有隻把諾法·斯科細亞的豎帆船靠近岸來裝載木柴罷了。這個荒蕪的碼頭往往爲潮水所沖激，沿碼頭有一排建築，在它們的腳下和背後，有一圈蔓草橫生，可以見出若干懶散歲月的遺跡。在這碼頭的一端，從它的前窗看下去，便是這一片不太叫人有興趣的景象，再看過去，看到港口的那邊，則見一座廣闊的磚房豎立在那裏。那磚房房頂的最高點上，每日下午準確有三個半鐘頭掛着共和國的國旗，有風則飄揚，無風則垂下；不過

那旗上的十三條紋是豎的不是橫的，因而表示着這裏是山姆叔叔的政府^②的一個民政駐在地，不是軍政駐在地。房子前面有一個六根木柱的迴廊做裝飾，柱上支着一個陽臺，下邊有一陣廣闊的青石街道迤到街中。大門上翱翔着一隻大型的美國鷹，展開着翅膀，胸前有一盾牌，而且，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每個腳爪裏邊還有一簇絞纏着的雷電和鉤箭。這個不幸的禽類向來就以一種喜怒哀常的脾氣為特徵，現在看牠那喙眼的兇猛，態度的猙獰，像似對和順的社會施其恫嚇，特別像在警告所有的公民，叫他們慎重戒懼，切勿來闖牠用翅膀掩護的這個官邸。不過牠的神氣雖然兇悍，却有許多人正在那一刻兒到這聯邦鷹的翼下來求庇護；我看這班人是設想牠的胸腹能有鴨絨枕頭那麼柔軟舒適的罷。而無奈牠雖當脾氣最好的時候，也並沒有多大的溫情，遲早——而且只會早，不會遲——總要把牠翼下的東西拋撒開去或負爪傷，或被喙啄，或帶着牠的鉤箭的創傷。

上面描寫的那座建築物——我們就名之為港口的稅關罷——四周砌道的空隙裏都長着草，足見近來並未因事務煩忙而被踩壞。不過在一年中的某幾個月份，往往有個把午前見得事務的進行比較活躍。這樣的時光，也許會叫老輩的市民想起跟英國最後一次戰爭以前的時期來。那時沙侖謨還是一個獨立的港埠，並不像現在，被他自己的商人和船主所輕視；因如今這班人正在紐約和波士頓鼓起商業的巨潮，這纔一任這裏的碼頭自趨傾圮的。有些時候，在早晨，當兩三隻船舶偶爾同時到達的時候——尋常總是從非洲或南美來的——或是要向那些地方出發的時候，總常常聽見腳步聲，匆匆上下那青石的街道。在這裏，你可以歡迎到那個被海風吹紅的剛剛進港的船主，在他自己的妻還未歡迎到他之前，正把一隻油漆過的馬口鐵盒子裝着的船舶文件夾在臂膀底下走

② Uncle Sam's government, 即美國政府。